

蒙塔巴诺警长
探案系列



偷零食的贼

[意大利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张莉译

新华出版社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偷零食的贼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IL LADRO DI MERENDINE

Andrea Camilleri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偷零食的贼 / (意)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著; 张莉译.

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8.4 (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)

ISBN 978-7-5166-3972-6

I. ①偷… II. ①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
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234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2575

Il ladro di merendine by Andrea Camilleri

Copyright © 1996 by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偷零食的贼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李瑞瑞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mm × 185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65千字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972-6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蒙
塔
巴
诺
警
长
探
案
系
列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- ◎ 水的形状
- ◎ 偷零食的贼
- ◎ 悲伤的小提琴
- ◎ 丁达利之旅
- ◎ 夜的味道
- ◎ 变色海岸线
- ◎ 蜘蛛的耐心
- ◎ 纸月亮
- ◎ 八月炙热
- ◎ 天蛾之翼
- ◎ 沙子跑道
- ◎ 陶工之地

一早醒来，天气很糟。经过一夜大汗淋漓的辗转反侧，床单紧紧地裹在了他的身上，让他看上去活像个木乃伊。前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三磅小鸣禽¹、沙丁鱼。今早起床，他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将半瓶冰水一饮而尽。这时，他向敞开的窗外膘了一眼，黎明的曙光预示着美好的一天。海面如此平静，天空万里无云。由于对天气十分敏感，蒙塔巴诺觉得未来几小时应该会十分安宁。现在时间尚早，他又回到床上，用床单蒙上眼睛，打算再睡上两小时。像往常睡觉前一样，他想象着在热那亚市外的博卡戴瑟，利维娅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如诗般的存在。不管去的地方是远还是近，她都是旅行的好伴侣，正如狄兰·托马斯在《梦中的乡村》中描写的那样。蒙塔巴诺十分喜爱这首诗。

但是，当旅行正要开始的时候，他被电话铃声打断了。铃声就像电钻一样，似乎要把他的脑袋钻透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¹ 在意大利被视为美食。

“你先说你是谁。”

“我是坎塔雷拉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抱歉，警长，我没听出你的声音。你是不是在睡觉？”

“这才五点！你说我该在干什么？你最好马上告诉我有什么事，别耽误我休息！”

“有人死了。在马扎拉·德尔瓦洛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我是维加塔的警长。”

“但是，警长……死的那个人是……”

蒙塔巴诺挂了电话，拔掉电话线。但在继续睡觉之前，他又想到了他的朋友——马扎拉·德尔瓦洛的副局长瓦伦特可能正在联系他。他会打回去的，不过是在办公室。



墙上的百叶窗显得格外沉重。蒙塔巴诺笔直地坐在床上，吓得目瞪口呆。虽然他仍旧睡意很浓，但他十分肯定自己被吓到了。眼神闪烁间，窗外的天气已经发生了改变：冷湿的空气卷起一簇淡黄色的泡沫，天空乌云密布。雨近了。

他满腹牢骚地起了床，走进浴室，拧开喷头，打上肥皂，然后突然停水了。维加塔大概每三天会停一次水，警长在马里内拉的家自然也是如此。时间不固定，你永远都搞不清楚第二天或者之后一周会不会有水。于是，蒙塔巴诺提前在墙上装了几个大储水罐，有水的时候把它们填满。但现在已经八天没来过水了。八天是储水罐的极限。他跑到厨房，用锅从水龙头接了点水，水流

细得跟丝线一样。然后他又回到浴室，接了储水罐里所剩无几的水。他用这些仅有的水冲掉了肥皂沫，但这显然并未抚平他的情绪。

在驾车去维加塔的路上，一群骑摩托车的男孩横穿过马路，气得他破口大骂。在他看来，《公路法规》唯一的用处就是擦屁股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坎塔雷拉的那通电话，盘算着如何为刚才的行为找借口，虽然其实根本用不着。如果瓦伦特真的需要他处理马扎拉的什么杀人案，应该会给他家里打电话，而不是打到警局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捏造了这个理由，好解释自己为什么舒舒服服地多睡了两个钟头。

※

坎塔雷拉一见面，就恭敬地从接线总机前的椅子上站起来说：“里面绝对没人！”蒙塔巴诺之前跟法齐奥商量好了，认为这是坎塔雷拉最适合的岗位。虽然他什么重要信息都敢漏，但总比在其他地方造成更大的破坏好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庆祝什么节日吗？”

“不，警长，不是庆祝节日。他们聚在港口是因为在马扎拉遇害的人。不知道您还记得不，我今天一大早跟您说过。”

“但如果那个人死在了马扎拉，他们为什么要聚在咱们这个港口？”

“不，警长。那个人死在了这里。”

“天哪！如果那个人死在了这里，你为什么告诉我他在马扎拉？”

“因为他是马扎拉人。他在马扎拉工作。”

“坎塔，你仔细想想，可以说……或者无论你是否在做什么：

如果一个来自贝加莫的游客在维加塔遇害，你会怎么向我描述？
你会说有人在贝加莫遇害吗？”

“警长，重点是，这名遇害者是在途中被害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人在他乘坐的渔船上刺杀了他。那艘船当时正在马扎拉去马里内拉的途中。”

“谁射杀了他？”

“突尼斯人，警长。”

听到这，蒙塔巴诺感到十分沮丧。

“奥杰洛也去港口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如果他不来港口，他的副手米米·奥杰洛会非常高兴的。

“听着，坎塔，我需要写一份报告，在这期间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。”

※

“喂？警长。利维娅小姐从热那亚打来电话，请问怎么处理？
要接通吗？”

“接。”

“但不到十分钟之前，您跟我说过，不许任何人打扰您……”

“接，坎塔……喂，利维娅？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亲爱的。我给你打了一早上电话，但一直占线。”

“真的吗？可能是我忘了把听筒放好。你想听点好笑的事吗？
今天早上五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关于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什么好笑的事。我一早就给你打电话。七点半、

八点十五，还有……”

“利维娅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忘了……”

“我！你忘了我！我昨天就告诉你了！今天早上七点半会给你打电话，决定是否……”

“利维娅，我提醒你，外面正在刮风，马上要下雨了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？这种天气让我心情很糟。我不想让我的话……”

“我懂了。我再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。你想的时候再给我打吧。”

※

“蒙塔巴诺！你好吗？奥杰洛都告诉我了。大案子！肯定会轰动国际的！你怎么看？”

他感到一片茫然，不知道局长在说什么，所以决定假意逢迎。

“哦，是，是。”

轰动国际？

“无论如何，我决定安排奥杰洛去达成协议。但问题是，我该怎么说呢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你还好吧，蒙塔巴诺？”

“我很好。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……”

“我只是有点头疼，别的没什么。”

“今天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四，局长。”

“听着，周六来我家里用晚餐吧。我妻子会给你做墨鱼汁意面，非常好吃。”

墨鱼汁意面。他的心情已经糟得能染黑成百上千磅意面了，还谈什么轰动国际？

※

法齐奥一进屋，蒙塔巴诺就开始指责他。

“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拜托，警长。别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就把气撒在我身上。我这边的情况就是，今天早上在联系奥杰洛警官之前，我让人给你打过电话。”

“你是指坎塔雷拉那通电话？有大事还让他给我打电话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你不会不知道，他说的话只有鬼才能听得懂。快说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根据渔船船长所述，一艘来自马扎拉的渔船在公海捕鱼时，被突尼斯巡逻艇射击，当时火星四射。这艘渔船当时给我们的‘闪电号’巡逻艇发出了位置信号，然后就开始逃离突尼斯巡逻艇。”

“干得好！”蒙塔巴诺说。

“谁干得好？”法齐奥问。

“当然是捕鱼船船长干得好。他没有向突尼斯人投降，还有胆量逃离。还有什么情况？”

“还有一位船员被杀。”

“也来自马扎拉？”

“可能是。”

“说详细点。”

“他是突尼斯人。有人说他的工作证明什么的都没问题。马扎拉的渔船上都有外国员工。一方面，他们干活都是一把好手；另一方面，要是船被对面的巡逻艇拦下来了，交涉起来也方便。”

“遇害者真的是在公海捕鱼吗？你信吗？”

“我？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”

※

“喂，蒙塔巴诺警长吗？我是港务局局长马提尼。”

“局长你好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我来问问马扎拉渔船事件。我正在审问船长，想弄清他们当时在哪里遇袭，理清来龙去脉。然后，他就会去你的办公室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的助手不是已经审问过他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他就没必要到我办公室来了。谢谢你的消息。”

看来，他们非要把蒙塔巴诺拖进这趟浑水不可。

※

门突然被撞开，警长吓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坎塔雷拉冲了进来，显得十分焦躁不安。

“抱歉，警长，门没抓住。”

“你要是再像刚才一样进门，我就一枪毙了你。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人刚刚来电话说，有人被困在了电梯里。”

青铜墨水瓶没砸中坎塔雷拉的额头，而是摔到了木门上，发出大炮一样的声响。坎塔雷拉缩成一团，双手抱头。蒙塔巴诺愤

怒地踢了桌子一脚。这时，法齐奥冲了进来，手放在枪匣上，神情戒备。

“什么声音？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让这个蠢货跟你讲！什么有人被困在了电梯里。让他们给该死的消防部门打电话啊！赶紧给我弄走，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。”

法齐奥很快就回来了。

“有人死在了电梯里。”他这次说得很简明，以免再招来墨水瓶。

※

“我叫朱塞佩·科森蒂诺，是这里的保安。我是第一个发现拉贝克拉先生的。”站在电梯门旁的一位男士说道。

“这里怎么没有其他人？好事的邻居们都哪儿去了？”法齐奥惊讶道。

“我让他们都回去了。他们都听我的。我住在六楼。”保安整了整制服，自豪地说。

蒙塔巴诺很好奇，如果这位朱塞佩·科森蒂诺住在地下室，他的话还会有多大权威。

死者拉贝克拉坐在电梯里，肩膀靠在后壁上。右手边上有一瓶科尔沃白葡萄酒，还未开封；左手边有一顶亮灰色的帽子。已故的拉贝克拉先生穿得很正式，还打着领带。他年约六十，长得有几分英俊，眼睛睁大，神情惊恐，可能吓得尿裤子了吧。

蒙塔巴诺弯下腰来，用食指指尖摸了摸死者两腿间的黑点。不是尿液，是血。因为电梯嵌在墙里，所以无法从背面看到死者

是被刺死还是被击毙的。蒙塔巴诺深吸一口气，没有闻到任何火药味，有的话或许也早就散了吧。

他们需要叫验尸官。

“你觉得帕斯夸诺医生现在是在港口呢，还是已经回蒙特鲁萨了？”

“可能还在港口。”

“给他打电话！如果亚科穆齐和法医们也在，让他们也过来。”

法齐奥得到命令迅速出发。蒙塔巴诺转向保安。这名保安似乎觉得自己可能要被问话，马上立正站好。

“放松，放松。”蒙塔巴诺疲倦地说。

警长了解到，这栋楼有六层，每层有三间公寓，全部有人住。

“我住在六楼，顶层。”朱塞佩·科森蒂诺感觉这句话有必要重申一下。

“死者拉贝克拉是否已婚？”

“是的，他和安东涅塔·帕尔米萨诺是夫妻。”

“你通知他妻子过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她还不知道她丈夫的死讯。她住在菲亚卡的姐姐生病了，所以她一早就出门去她姐姐家了。坐 630 路公交。”

“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况的。”

难道住在六楼让他有了打听八卦的地利吗？难道所有住户的动态他都门儿清吗？

“昨天拉贝克拉夫人把这些告诉了我的妻子。她们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。”保安解释说。

“拉贝克拉夫妇有没有孩子？”

“有一个儿子，是个医生，但住得离维加塔很远。”

“拉贝克拉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商人。他的公司在萨里塔·葛兰言街 28 号。但近几年，他每周只有周一、周三、周五去上班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工作要他做了。他自己有钱，不用别人养活。”

“你真是个大宝藏啊，科森蒂诺先生。”

保安再一次立正站好。

这时，来了一位大约五十岁的女性，两条腿像树干一样。双手拎了好几个塑料袋。

“我去购物了！”她向警长和保安中气十足地说。

“你好。”蒙塔巴诺说。

“我不好！因为我现在必须爬上六楼。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尸体弄走？”

然后她又狠狠地剐了两人一眼，艰难地开始爬楼，喘息声活像头公牛。

“她真是个悍妇，警长先生。她叫加埃塔纳·平娜，住我隔壁，每天都要和我妻子吵架。我妻子是个淑女，从来不和她一般见识，所以她就吵得更厉害了，特别是在我工作了一天想睡个好觉的时候。”

※

刀把卡在拉贝克拉先生的锁骨之间，有磨损的痕迹。它只是一件普通的厨具。

“你认为他是什么时间遇害的？”警长问帕斯夸诺医生。

“我推测是在今早七点到八点之间。详细情况我稍后才能告诉你。”

亚科穆齐和他的团队从犯罪实验室赶到现场，展开了复杂的调查研究。

蒙塔巴诺走出楼的大门。外面刮着风，天空依旧阴沉。门前的路很短，只有两家商店，左右各一家。左边是蔬菜店，柜台后坐着一位很瘦的男人。他的眼镜片特别厚，其中一片还有裂纹。

“你好，我是蒙塔巴诺警长。今天早上，你有没有看到拉贝克拉先生从他住的楼的正门出入？”

这个瘦男人窃笑几声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听到我的问题了吗？”警长稍有不悦地问道。

“哦，我听到了。要说看没看到，我恐怕帮不了你。就算坦克开过去我也没法看到。”

右边是家鱼店，里面有两个人在买鱼。警长在外面等到他们离开才进去。

“你好，洛尔。”

“你好，警长。有新鲜的斑纹鳊鱼。”

“我不是来买鱼的，洛尔。”

“你是来问今天这个案子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拉贝克拉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背部被捅了一刀。”

洛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

“拉贝克拉是被人杀害的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惊讶？”

“谁会想要杀害拉贝克拉啊？他是个好人。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今天早上你看到他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的店几点开门？”

“六点半。嗯，但是我在街角碰到了他妻子安东涅塔。她走得很匆忙。”

“她在赶去菲亚卡的公车。”

至此，蒙塔巴诺总结出，拉贝克拉可能是要出门时在电梯里遇害的。他住在四楼。

※

帕斯夸诺医生把尸体带到蒙特鲁萨做尸检。同时，亚科穆齐花了点时间装满三塑料袋的烟头、一些灰尘和一小片木头。

“我会随时与你保持联络。”

蒙塔巴诺走进电梯，示意保安和他一起走。但保安科森蒂诺一动不动，似乎有些犹豫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地上还有血迹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小心别把血沾到鞋上就行了。难道你想爬楼梯上六楼吗？”